

# 年集记忆

文／图  
彭睿昕



趁着休假闲暇，我和朋友一起去了附近的年货大集，一为采买东西，备足过节所需，二来则是闲散海侃，充分享受年前这种轻松的氛围。

高陵城区今年的年货大集沿着鹿苑大道两侧从上林二路一直延伸到人文圣地牌楼附近。大集年货种类齐全，商品琳琅满目，人们在红红的灯笼和中国结下川流如织，市井烟火里，一种红火热烈的年味越来越浓地在心里升腾。

对于春节前的大集，我有着相当深刻的记忆，那些片段星星点点地交织起来映在眼前，不禁感慨万千。

时间拉回到二十几年前。我十几岁，父亲正当年轻，每到农历二十三年关大集，我最期盼的莫过于随着他一起去小镇购买年货。那个时候的大集便是两

个字，一是“挤”，另一个是“盼”。

那是一九九几年，农村大多数人还奔波在温饱线上，人们辛辛苦苦劳碌一年，春节前后是最为放松、最为享受的时候。赶大集便成了这种放松与享受的延伸，成了春节前最重要的事。

小镇的集市那时候只有小小的一片，平时看上去还行，可到了年集就显得捉襟见肘，无法承受几何倍数增长的摊位和客流，于是，那些无法容纳的摊位把眼光投向街道和公路——商铺门前一个个摊位比邻相接，不到十米宽的公路被一分为二，中间也高高地支棱起一溜货摊，留下的地方仅能容许一辆架子车通过。赶年集的人摩肩接踵，如海浪一般向前涌动。身形瘦小的我就在这不断向前的浪潮中紧紧跟在父亲身后，想多

停留一分钟都是徒劳。

那些摊位卖的东西其实大同小异，不是蔬菜糖果，就是年货用品，而我的兴趣点则集中在那些烟花爆竹的摊位上，我盼望着父亲能赶快买完其他东西，带着我去奔向那些能够绽放神奇的花花绿绿。

父亲其实也喜欢烟花，这个判断一方面基于他购买烟花时的挑选，另一个原因则是在他观看我们燃放烟花时的神情。和买其他东西完全不同，父亲会在烟花摊前观察良久，挑选过程极为仔细，拿起这个又放下那个，很多时候还不住地回头看我一眼，显得既犹豫又谨慎。

那个年代的春节，村子里能燃放烟花的也就那么几户人家，不宽裕的收入让人们选择经济实用的，仅买几挂鞭炮

应应年俗，至于一刹那的绚烂烟花，对于许多人来说只能是美好的向往。父亲是一个小职员，收入非常有限。母亲为了贴补家用摆地摊，天不亮就骑上自行车绑上硕大的货物包奔波于附近几个乡镇的市集。那些年，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然而，过年的烟花却从没有缺位过，那些买回来的烟花被我们三兄妹抢着放到炕角防潮，整个春节期间，宝贝一样，始终是我们记住的所在。

我小时候非常怕天黑，然而，从父亲买烟花回来，我最期盼的却是日头西沉。夜幕降临的时刻，我们每隔几分钟就请示下父母是否可以燃放烟花，直到得到肯定回答，便迫不及待地从炕角拿出烟花奔向院内空旷处。每当烟花升腾的时刻，我们在一个火树银花的世界里欢欣跳跃，而父亲则在那些红彤彤、亮晶晶的火光里默然伫立，眼神比天边的那轮月色还要温柔。

一年又一年过去……

再后来的年集上，自行车代替了架子车，再往后，电动车的占比大了起来。市场改扩建了，公路上那曾经的一溜高高的摊位销声匿迹，川流的人群不再拥挤。再后来，一辆辆小车驶上街头，从年集上买了东西就一辆接一辆地开走，喧嚣鼎沸的人声成为记忆，春节大集的热情不减，逐渐变得井然有序。

现在，随着电商的崛起及数字网络的延伸，一部分人开始线上采买节日用品，然而，年集却并没有因此减了魅力，摊位上的商品重复率减少，除了年俗及生活货品，传统技艺及文创产品越来越多，成为家长们的选择和孩子们新的盼望。

父亲身边的那个孩子，也由儿辈换成了孙辈，回头的眼神成了慈爱，火红火红的年集，记录了他曾经的艰难渴蹶，正描绘着新时代的生活，还有那些更为美好的向往。

（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



图／少言

## 小时候的年

文 / 杨波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岁月渐深，年岁渐增，便越是怀念小时候的过年。我就常常生出这种感慨。其实那时候物质匮乏，日子也过得单调，唯独那年味，却比现在浓烈得多。那是小时候的年味，故乡的年味，终此一生，我们沉浸其中，年年反刍，永难忘怀。

那时候爷爷还在，一放寒暑假就着急回村，尤其腊月天，记忆里杀年猪、磨豆腐、蒸花馍、买年货、炸年味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往往从进入腊月间就开始。尤其是杀年猪，爷爷和大伯在老黄历上上看个吉利的日子，专门邀请村里的杀猪把式来家里杀年猪，还要请村里四五个壮劳力帮忙，那个场面混乱血腥，让人既想看又不敢看，猪凄厉哀嚎的叫声让人舍不得，我还哭着央求爷爷不要杀猪，但吃猪肉的时候就忘了。

小时候，过年是一种期盼，现在，过年是一种回忆。印象最深的是炸一锅爆米花，放几粒糖精的那种。那是一种老式的爆米花机，将一碗玉米粒装进机子的圆肚子，锁紧盒盖，架在柴火上，不停地摇滚机器，约摸五分钟的时间，只见师傅将机子倒扣在附带长蛇皮袋的圆筒上，用一根铁棍撬着机器的盖扣，用脚在铁棍上的用力一踩，只听“砰”一声巨响，一整袋爆米花便脱肚而出，一股浓浓的浓热浪弥散开来，是热气腾腾的米花香，每个人都贪婪地呼吸

着，年味，随着那“砰”的一声，似乎也喷薄而出。

年夜饭是隆重而丰盛的，餐桌上会摆上母亲和婶娘们操劳了一整天的成果，所有能摆上桌的美味应有尽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能吃到太多小时候过年也吃不到的稀罕东西，可我仍然醉心于当年的味道。那种味道刻进骨子里，是家乡留存记忆，也是心底最后的乡愁。

如今的孩子完全没有穿上新衣的新鲜感，我们小时候初一大早上穿新衣那种欢天喜地的心情如今想起还记忆犹新，那年月，只有到了过年，浑身上下才能焕然一新。穿上新衣服新鞋子，整个人都觉得轻飘飘，走路格外小心翼翼，生怕弄脏了扯坏了。而收到压岁钱则是意外的惊喜，我常常把收到的压岁钱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小心翼翼藏进贴身的衣兜，那种兴奋和欣喜会持续很久很久，直到那笔巨款被一点点花完。

为什么我们总是怀念小时候的过年？或许是因为那时的贫困，过年才有新衣美食，感觉一年没有白忙；或许是因为那时的纯澈，快乐很简单，捡到一把“哑炮”便如获至宝；或许是因为那时的古朴，满满的仪式感，涤荡一年的心尘。或许，只是因为那是自己长大的地方，当年自己也还是小孩。

（作者供职于陕西华通公路工程公司）

## 家乡的年味

文 / 刘建峰

团圆，是我们对年最深的执念，像歌里唱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承载了我们儿时美好的回忆，寄托了游子浓浓的乡愁。

记忆里家乡的年味是过新年有新衣服穿；是大年三十贴春联一不小心沾满浆糊的双手；是那劈劈啪啪金花四溅的鞭炮声声响；是一家人围在火炉旁吃着年夜饭看春晚的其乐融融；是一张阖家团圆的全家福。

过新年，穿新衣。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新衣服，母亲会变戏法似的将几块碎花布缝制出令我和弟弟欢喜不已的新棉袄，里面用棉花填充，再捉多暖和了。

熬浆糊，贴春联。年三十那天，父亲会带着我和弟弟贴春联。春联是父亲去县城买的红纸，用尺子裁剪好后请村东头老先生提笔写下的。再将母亲熬好的浆糊均匀地涂抹在对联后面，我踩在凳子上，父亲在远处看对联是否端正，然后小心翼翼地贴在门框上。

包饺子，看春晚。到了除夕夜，母亲会早早拿出头天晚上剩

好的饺子馅，把切好的剂子拍扁，我负责擀饺子皮，父母一起包饺子，母亲会特意包几个特殊的饺子，里面放一些洗好的硬币或者放一些小小的橘瓣儿，寓意大吉大利，多多发财。电视频道早早被调到央视一套，等到饺子下锅、起锅，一家人端着饺子边吃边看春节联欢晚会。

年初一，全家福。每年春节前几天，父亲总会打电话问：“今年能回家过年不？回来的话大家好凑一块拍全家福。”我和弟弟在外地，工作原因常常不能回家过年，全家福很难拍成。那时候不是很理解，为什么非得要在过年拍一张全家福，什么时候不能拍？后来才懂得，父亲不是想拍全家福，是想他的儿女、孙子了，是想一家人聚齐一起吃个团圆饭。再到后来，每年拍一张全家福就成了我们家的传统。由于疫情原因，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家乡的年味，永远不会忘记。

（作者供职于宝川分公司太白管理所平木收费站）

# 阖家欢

文／图  
倚红卫



##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文 / 图 陈彬峰

眨眼间，冬去春来，没有觉察到又要过年了。

早前，年货已抽空置办齐全。腊月三十，天还未发白，我已驱车沿着熟悉的延西高速，数着路边醒目的公里桩号提示牌进入了包茂高速，车流熙攘，穿梭不止，应该都是像我一样归心似箭回家过年的人吧。轮胎与路面摩擦的声音，与穿山、进洞、过桥的呼啸声相互托交织在一起。路两侧又比去年多了几台风力发电机，像巨人屹立在风中，扇叶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进入省道，离家更近，依稀可见路肩上肩扛大包手拎小包行色匆匆的人，不时回头看看来车，确认是否有熟人能寒暄几句。

晌午饭时到家。未等车停稳，父母脸上的皱纹被洋溢的笑容所遮盖，小跑着迎在车前，拉开车门，两人一把将儿子拥入怀里，四只手来回在身上、头上抚摸，好像寻找什么，问东问西，问长问短。看着儿子应接不暇的答复，我想这就是回家过年父母的乐趣吧。

吃罢饭，家里就只忙活一件事——准备年夜饭。父亲严肃又认真地指派着我和弟弟扫院、写对联、挂灯笼、烧烧纸、上坟。母亲、媳妇、弟媳妇三人辗转于厨房、客厅、卧室之间，擦擦洗洗、切切涮涮，霹雳乓啷，说说笑笑，好不热闹。“你把冰箱的鸡、鱼、虾拿出来，”这是母亲给父亲发的指令。父亲恍然大悟，笑着回到卧室将冰箱里的土鸡、龙利鱼、大虾、牛肉、肘子等铺排开来，又拉过孙子坐在他腿上，装起一锅早烟抽起来，慢慢悠悠地细说我的一些陈年趣事。

直到天麻麻黑，一年之中最丰盛的年夜饭开始了。桌上红的、绿的、白的、热的、凉的、酸的、甜的摆放齐全，五颜六色，香味扑鼻。我和弟弟拿出各自孝敬父母的好烟、好酒、饮料。父母将儿子夹在中间坐于上席。我一个眼色看向儿子，同时父亲一双犀利的眼神也看着我，示意我“饭前不训子”，我也只好落座，只等父亲一声令下开席。父亲颤颤巍巍地端起一杯酒说：“还是那句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娃娃把书念好，你们把工作干好，我和你妈把身体养好。”朴实的一句话，触碰到了我的灵魂深处，强

压一年来工作上的心酸和对父母的愧疚咽下一杯酒。细心的母亲缓缓端起一杯饮料说：“你们一年在外打拼也不易，钱多钱少无所谓，不需要老往家里寄，时不时多打几次电话就行，我俩身体还算硬朗，一年难得一聚，咱们共同举杯，高高兴兴谋划一下来年！”顿时桌上气氛热闹起来，大家推杯换盏，畅谈趣闻乐事，儿子争抢着放烟花、表演才艺，我和弟弟轮番向父母承诺着明年如何如何干，一年的困苦、不愉快、愧疚全都藏于饭菜之间的空隙中。

夜也已深沉，漫步在从学会走路到外出工作走了40多年的路上，仍可嗅闻到年轻时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路上不时车来车往，摇晃的车灯伴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首熟悉的歌有节奏地驶向远方。夜空中烟花四射，也许是谁家父母或者儿女远道而归，家人给予的欢迎仪式吧。无论挣多挣少，回来再盼，都有家人的等待、嘘寒问暖，只盼家人团圆、儿孙健康成长。

这，就是过年。

（作者供职于西延分公司富县管理所）

## 春节记趣

文 / 张檬

杖，全家上阵包饺子，客厅包厨房下，全屋热气腾腾。

初二我们一家三口去汽车客运站坐着飘散汽油味的中巴一路颠簸奔向姥姥姥爷家，妈妈还会准备好暹罗车药。一进大门，姥姥把早早准备好的红糖包子，递到我手里。等人到齐，臊子面就一碗碗上了桌。五色臊子面是陕西关中的特色：黄鸡蛋、红萝卜、白土豆、黑木耳、绿韭菜，以上食材切成了丁，炒熟。鸡蛋先摊成饼再切成菱形小块，韭菜切段，飘在熬好的臊子汤汤上。将姥爷提前压好的韭叶

面煮熟盛入碗里，用汤浇透，汤多面少，酸香爽口，特别入味，大人能吃7到8碗。

结婚后一直和公公婆婆一起吃年夜饭。年年有余，清蒸鲈鱼摆中间；好运连连，蜂蜜糯米藕配旁边；炸春卷像金条，蒸饺似元宝。公公婆婆总记得我爱吃油焖大虾，把这盘菜特地摆到我面前，方便我多夹。茶几上摆放着橘子、坚果、糕点，一家人聊明谈八卦，直到新年钟声敲响。

过年时走亲戚吃大餐，主人感情难却，吃到顶住在所难免。消食方式是游公园，和公

园的主题花灯拍照、租脚蹬的鸭子小船在中心湖划划去划来，然后又被小摊上的烤红薯、冰糖葫芦迷得团团转。

咱们汉字讲究书画一体。寒，宝盖头是房屋，两点是冰天雪地，中间是一个人依偎着茅草。大寒节气过年，往回看一年来的波折不顺，大寒却暖雪晴天，终于释怀于长幼聚欢温暖的家人。奶奶和姥姥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掌厨，做菜下了这样忘了那样，咸淡有时候也会尝不准。年少时向往外面的世界，朋友大过天。现在渐渐发觉父母并不会永远待命，愈发开始珍惜过年时家人们的团聚时刻。春粮严冬时，鞭炮驱赶年兽带来好运。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年年岁岁，朝朝暮暮，让我们不负好时光，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

（作者供职于宝天分公司宝钛收费站）

